

南齊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二	漢
三	四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二	漢
三	四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111)		
函號	282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

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

叔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

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

昭儀生鄒陽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

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

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隨世祖在

漢書文庫

魏川宅圖書

益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
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爲使持
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
元和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
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慙順或貪險崎嶇
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
完鉞槩微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擅宗斷旗排輕斥重宋本脇逼津埭
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
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賊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
無窮旣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
攝羣曹開亭正榆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

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
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
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
申缺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思科筐慕籬蘭籬總籬捷肆情風塵
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
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
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旣各奉別盲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
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及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
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
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

南齊書四十一
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滅竊遠近躉安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遺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

十四頃脩治塘週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官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卽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禡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

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
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
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
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
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
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好黠鮮不容情情既有
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
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固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
離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
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
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札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

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
危存其命哉湘區與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
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夔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
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啟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
遠伐經途萬里眾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
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
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
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啟曰臣
一月入朝六登玫瑰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
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饑嗷縑
纈雖賤駢門輟質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

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園桑品
屋以准貨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
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
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
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
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
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于七百猶求請無地極革
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每嬰
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輪直進違舊科退容
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允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
申原竟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葉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

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温飽
而賦歛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
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貨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
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
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
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
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
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
意然後付部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
寄名軍牒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
差調補寔充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
二年間可減大年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三十人侍中如故移居

雞籠山邱集學士抄五卷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拾致
名僧講語佛法造經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
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
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
牧事罷遂乃寔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
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
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騫外野交待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
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一漢全富猶加曲待如
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
續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
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
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宜德項市司驅扇租估

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
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
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
若不啟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
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
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
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
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歡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
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宋本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
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
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
德有此果報所以月夜劬勲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

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
顛顛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啟聞
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
此嬉游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
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啟賜希受戒天心洞
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
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啟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
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弟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
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
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
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
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
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
良與太子善不啟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
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
子良按佛經宜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
孫間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
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
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
悉與本詳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
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太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
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
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

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
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
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
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
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公情
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
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
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往哲
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
龜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待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緣緘綬備九服錫命之禮

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
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
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
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
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爲寧朔將軍
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
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
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
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
武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

入其夜大鑿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啟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胃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胃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胃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胃昭胃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胃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

死月許日不復出游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胃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壽滕中得其事迹昭胃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胃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胃子周雍本監利侯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為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瑋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鑿亦

是銀可卽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卽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卽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

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怙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軍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疑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疑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

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械長史劉寅等連
名密啟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勅召寅及
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
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修之曰既以降勅旨
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
之以啟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
詣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齊仗數百人檢捕群小
勅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性命詣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
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
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詣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
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械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
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

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充天等蒙楯

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口順宋本諱領兵

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

死啟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啟臣罪既山海分甘芥鉞奉

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官旨便建旗入津對城

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

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

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

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為峭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

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

軍寅字景粲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

南齊書四十一
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目
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疑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
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
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
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讐但報矢倒戈歸
罪司戮卽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讐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
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厲愴動墳園思荆_楚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
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_缺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
下天矜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_集轉_作之容薄申
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
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
歸體旋蕁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

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
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
右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
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
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
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
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主玄邈征九江
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
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
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

宣城太守明年為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鬱林即位即本號為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為征虜屯襄陽欲勸取以為將帥顯達密啟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為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白直俠載自隨顯達入朝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

便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缺其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州衍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下上至夜回下襲益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

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比連得諸處啟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蹙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吾可使人數往南門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卽問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卽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啟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用之品格不可

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允是啟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

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墮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曰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

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
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
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
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
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
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為東中郎將吳
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為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
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世呼為七王朝望入朝上還後宮輒
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
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
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
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
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
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盛寵子琳鍾愛永
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為

尼高宗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韶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指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習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閭閻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

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摠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温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武起新安寺條佐多餽錢用融獨觀百錢帝曰融殊貪富乎以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唐越嶲嶮嶮執融將殺食之融神
已不動方作洛生詠賦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
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實肉數情數外實者言之

高宗即位使還母于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

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

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

母手新禽之道未知高厚之圖已極臨年推尚泰器深宮

必蕃益竇南嶽南嶽

志氣動外台突封封囊晉安早剖調賦調章賦賦賦二刻二

贊曰五十王王文宣令望遠木外古二言賦夏宗英異資貴惠未

夫其一尚符世未丹之繪風去齊而爾獲出

舍卒一時賤獲歸集望其鞞立封武不可對矣詔賜稱云秦休十

善未申專蠱之谷子又表此蠱重子日莫由風不耳良恩未封十

南齊書卷四十一

西川氏書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顥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

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

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

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

佳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承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

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

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

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

及古明 臣

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
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鳥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
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
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
萬物爲山爲川摠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
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摠江漢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
振遠灌日飛高擬江撞則八紘摧墮鼓怒則九紐折裂擗於長風
以舉波瀾廓天地而爲勢盪澤及洧音洽音來往相享合汨子
突音澍於渤擊是乎倒覆折扶糸而爲渣在濩藥音門渾音涪於和於硯於雍於渤
非音淖音淪音溥音專音瀟音淺音壘音從音湍音轉音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
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港

於賣漣於澗於瀨於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歎
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于天梁禽
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茗茗蒂
蒂宵宵翳翳晨鳥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音汴音無音缺音汨
于突硯音于磊漫音無音桓音踞委岳橫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律音兀音礪
音窟寐音今音欽音架石相陰陰音墮音墮橫出旁入崑崑音支音磊音磊若相
追而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
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淙
許音泊音泊音許音滌音巖拍音芬音嶺音觸音山音礪音石音汗音灣音各音漢音音況明音硯音於音決音於
澗音阿音流音柴音礪音五音感音峴音五音頓音浪音低音波音落音若音交音硯音江音折音嶺音挫音峯音罕音浪
硯音培音朋音山音相音礪音合音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礪獸
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邊龍魄陸振虎竟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

裾於雲帶遊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
之妙闕樹邊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
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於陔於隈於隈於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
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糝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
連韻共風蕩洲礫去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
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
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
珠岫珞峯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
照水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虛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
雲無從而空滅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負去我混
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
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

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
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
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
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喆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融文
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
賦實超玄虛但悵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
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下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
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
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
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
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

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劬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劬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

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竒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臆視澄曰都目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

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
二年摠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旣畢
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
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酪謂之曰
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
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
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
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
暢子不融頗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曾質僚融
食炙始畢行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宋本終不置宋本揚谷指宋本牛曰乃息
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宋本公事融扶入拜起復
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

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
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上成墳至是融啟竟
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
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
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
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
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
脫衣以爲贖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良薨
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
無旅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
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
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

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
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
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
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
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
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此事不
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
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
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
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
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
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銅爲吾每以不爾爲

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交音
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
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
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
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祖虎頭員
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
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
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
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

帝所為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
 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
 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顯顯善尺牘沈攸
 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顯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
 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顯言之於太守
 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蹙
 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催臂
 斫手荷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
 有祖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
 筋當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
 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蹟
 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何遠還為文惠太子中軍錄
 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宮顯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
 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顯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
 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
 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
 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
 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
 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
 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
 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顯於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

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心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蜡蠟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

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蜡蠟眉目內開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胤兄點亦遁節清信顓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毘徂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捕資之以承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麕顧步宜愍觀其飲象飛沈使人物憐憚况可心心撲襦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圍量肉揣毛以挨枝

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為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
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
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甚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
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晷夜
鯉不能不取備屠門才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
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駟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
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醜一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
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
腴自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願卒官時會王儉
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為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
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金等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于
之本

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
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
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蕭坦之
江祜

王晏字士珍琅琊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秘書監

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父

王撫軍板參隨府轉車騎督殿王受為都州是為安西王

祖為長史相慶相遇相顧西板是記

條皆隨世相鎮益城上府備勢雖重而

氣中軍旅

初如士委地命謂常理百為德思事致一
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
事離報如家人天如各遇客日豈在家日
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文人於血氣之
雖不能不取備屠門才員之經盜手猶
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高賦一皆
明參命翰辭苦澁辭賄白黑辭會雲林
贊曰思大嶽嶽萬里千仞共回風雷
蘇小詩賦豈然而出

每會文遠差際出瑄不怯外常存台
夫音對之味限

南齊書卷四十二

西川地鳳
氏圖南南

列傳第二十三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江祐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晏
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
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變為郢州晏為安西主簿世
祖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
僚皆隨世祖鎮益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為上征虜撫軍

長

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
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
啟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卽位轉長兼侍
中意任如舊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
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宦多歷通官晏
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
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
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
論朝事自豫章王疑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
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晏固
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
時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旣領遷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

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
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
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救問之晏啟曰魯宗清幹有餘疾不
水端請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
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
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
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卽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
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
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
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
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侍中令
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

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
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
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
愈猜薄之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
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
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
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僉人鮮于文榮與晏子德元往
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啟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
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
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間閭凡伍少無持操
階緣人之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

輕此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官所弗容十手
所共指旣內愧於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
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
心力廼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
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
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群弟詡凶愚遠相唇
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榮備告姦謀朕以
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
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
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
昔漢后以反唇致討魏臣以蚪鬚爲戮況無君之心旣彰陵上之
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數

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救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救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謙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參軍謙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謙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謙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勳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謙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謙口啟乞景真命太祖不悅謙懼而退世祖卽位出謙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謙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謙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謙謙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謙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救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謙及蕭坦之遙進乃得聞達謙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

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堰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情。覘候宮掖，希覲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宣牴遐邇。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俊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蒙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

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內摠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情。覘候宮掖，希覲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宣牴遐邇。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俊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蒙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

云相不減高宗謀喜曰感卿意無謂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
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
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
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
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
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諶
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
州別駕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誅與諶同豫廢立爲
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
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率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
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

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鍾北征北參軍東官直閣以勲
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南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
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
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
親信不離得人內見皇后於官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
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討附高
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
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諶及坦
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
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_{遷都尉}遷都_{應都}諶欲待二蕭至
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
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

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違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暹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暹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暹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座剛很專執羣

小畏而憎之暹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隣司徒右長史祏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灊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吳興以祏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

中書郎高宗為驃騎鎮東府以昶為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
 詠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未服高宗脚上有赤誌常祕不
 傳昶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襪示之曰人皆謂
 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
 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昶誅憂虞無
 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昶寧朔將軍高宗為宣城王
 大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昶入帝喜以示昶曰得此復
 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昶祖遵
 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
 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昶以外戚親要勢
 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各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
 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昶為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
 轉右僕射昶弟衛尉祀為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為衛尉東昏即位
 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昶兄弟至是更直殿內
 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昶
 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
 帖敕時呼為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
 昶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昶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
 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
 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詒暄暄曰且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
 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昶議欲立建安王寶寅
 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命徵旨動昶昶弟祀以少主
 難保勸昶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昶遲
 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

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
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
勲當封祐執不與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
祐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
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
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廞字偉卿
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
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祐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
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
平都縣侯千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祐衛將軍暄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
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所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
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
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
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
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兄猶謂伍人多不敢列事覺昭告祖謝帝處分叔祖兄弟祀時直
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對麻巨劉昭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祖曰政當
計以鎮之耳俄而召麻入見侍中書省初直齋表文職以王敬別
勳等封侯初不與儀文職麻麻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爵
祖曰麻曰見汝所等身昌初麻麻王國帝侍麻高祖驛馳東關
麻與吳備絲用非錄

贊曰王蕭吳吳世顯其之樂羊食千里京無籍云隘武烈則國吳
望謝祖以知臺士也

千咳盡會婦書齋中時之婦人廷前請漢母來心非無其事則
中心而思念時氏平美早著新意同殿合劍越魏日而蕭夫蕭梁
第一夫對可映之下受映人之河飛漢水也北固天賦其海漢亦
史曰曰士張映日蓋自主河共部無愚管之品序二而養之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江敦

何昌寓

謝瀟

王思遠

江敦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
著作郎為太祖所殺敦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
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
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
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敦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敦與晏賞留
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敦庶祖母王氏老疾

西川史圖
氏圖商由

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
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
淵爲衛軍重數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從帝立隨
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
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啓
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數出繼從叔恣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
啟禮無從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
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
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若不欲江恣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恣爲孫
尚書參議謂聞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
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
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

世祖遣信檢覈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啟
上曰江數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
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數好文辭圍
碁第五品爲朝貫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
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
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
騎將軍王晏啟世祖曰江數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是
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
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數常啟吾爲其臯中惡今旣以
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卽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
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託藥
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

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薦
啟遵教令讓不受詔曰數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
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昌寓
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
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曹郎建
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夙素見重母老求
祿出爲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
誅昌寓痛之至是啟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
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
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
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慙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

慙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徃來
踟躕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罔無執戟之
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
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
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
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
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希
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
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
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
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破以惡名終不痛誠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何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其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極直

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表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矣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脇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于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

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引徵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

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毋駱詣登聞訢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劫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毋訴乃啟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烧郡外齊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

詔竝讀論在郡稱為美績毋喪去官服闋為吏部尚書高宗廢鬱
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瀟瀟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
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瀟又屬疾不視事後上
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瀟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從命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瀟共載還
令省欲相撫悅瀟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瀟謂之
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
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啟公齊稽晚瀟輒代為啟上見非其手迹被
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
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兄肱為
吳興瀟於征虜渚送別肱指瀟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瀟建武之初
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瓛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

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肱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
禪靈寺勅瀟撰碑文

王思遠琅琊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
歲父卒祖引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
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
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
備筭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
參軍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
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為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
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內史長
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

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
 吳郡顧暲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為吳郡世祖除思遠為吳郡
 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以疾解職還為司徒諮議參軍
 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為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
 太守沈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
 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
 晏為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啟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
本有擊命不復以塵驥此集為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
 懷懷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
 其一節臣果不能以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

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福宋本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
 臣可得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祗膺所忝三公
 不足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
 夫不為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
 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慙自悼不覺涕流謹昌鉄鉞
 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
 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
 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
 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牀
 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

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今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
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既
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
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
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
歷宦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
議兼著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
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爲江州
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大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
取隆志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岐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

不思遠退食沖心篤寄

初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平之著作郎位爲
初孝嗣所居孝嗣在孕得免勿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
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
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鞋爲治書御史蔡准所奏
命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
議文季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
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
府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劍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尉諮議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辛之著作郎竝為
子劭宋本作太祖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
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
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鞅為治書御史蔡准所奏
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參
軍安成宋本作武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
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
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為太尉諮議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辛之著作郎竝為
子劭宋本作太祖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
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
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鞅為治書御史蔡准所奏
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參
軍安成宋本作武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
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
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為太尉諮議

魏川世嗣
氏雷固南

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
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
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
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
爲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
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此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
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
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
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
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統黃山歎牛首乃
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
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齊
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
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
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高宗入殿
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旣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
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
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
策勲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
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竝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
二卽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
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
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

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
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
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衮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
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侍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
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墾里長穀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
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卽以當今
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糧
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澗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
邊傍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爲嗟歎愚
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

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
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
所啟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
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
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
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
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
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
祐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情惶惑見孝嗣
入宮內乃安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
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
准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

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祕書郎以慶之勳董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戶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

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褚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銜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

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要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喜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喝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卽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

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
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
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
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
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
何洵告魚浦子邏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
主夏侯曇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
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
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
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
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是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
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並逃走

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
爲天子宮縣廨爲太子宮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
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鉞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
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
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真正果烈追贈冠
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
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
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
章王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
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
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
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

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預至今
 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
 日而殄要斃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
 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
 赤奮等縣為百劫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
 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
 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
 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
 暨縣為劫所破令陸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
 等妄藉大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
 因承乏總任是尸消誠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
 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本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虜

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

本諱

等緣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

本諱

文季

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為持節督郢
 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為散騎常侍領軍將
 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
 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簞及彈
 棊簞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
 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為府隆昌元年復為
 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
 景儁宣言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
 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
 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常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
 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

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
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加
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
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
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
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
宮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
文季給北齊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
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
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
而不荅見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
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

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
太祖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
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
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
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建武世
嘗酒酣與謝瀹善缺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
安王遙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
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
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
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
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唯民天足食足兵民之信天屯田之略實重

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
 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
 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
 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
 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
 經歲引日凌風平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
 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
 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
 待敵宋本敵作商孝嗣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
 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
 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終

西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終

按北維本沈昭略傳與舊監本不同○元年山
 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
 遠臺至是與文季俱
 被召入華林省之

沈昭略字道慶
 吳興武康人也
 昭略字道慶
 吳興武康人也
 昭略字道慶
 吳興武康人也
 昭略字道慶
 吳興武康人也
 昭略字道慶
 吳興武康人也

與大田之議金城布險峻焉綿綿晚並事辭文雅一大不辨
或重機後遂遂茂卒坐甲子黨故宜蓋收地利因兵務食委用躬
耕意則從戰或有餘良則江食可待前此豈治言之已詳王乞以
來不員遠矣上依外皆未嘗宿地四郡舉守權等松陽縣兵所殺
委與外子委風平水傳曹蒙長須寧民之諸蓋舍放之聚流馬水
行行深而修用責之要雅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悉收吳天列
或何復也畏入台勉世佳此大田而石橫陽曹皆補車相食易以
蘇谷人華林省之
蘇谷至長興文李坤
蘇谷縣軍員史示云元平故史王張光張吳東
蘇谷縣本武部御制與曹魏本不同○元平山
蘇谷縣本武部御制與曹魏本不同○元平山
蘇谷縣本武部御制與曹魏本不同○元平山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刀備圖

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安陸昭王緬

遙光
遙昌

遙欣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兄
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
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
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為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
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為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
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為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

蘇山半圖

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
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
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卽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
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
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
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
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
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
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
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雙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
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沈馬轉中書郎豫章
內史不拜高宗轉政遙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
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
軍如故又除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
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竝不拜是時
高宗欲卽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建元元年以爲持節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遙
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憶車鼓吹
遙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
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以親
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
泰元年卽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

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
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
光旣輔政見少主卽位潛與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
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
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祔罪
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
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平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
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祐後
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八月十
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
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僧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
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執騎將軍坦歷生歷生隨
言便至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公但乘輦隨後
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輦處分
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日
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從之數皎然有徵于紀亂常刑茲
罔赦蕭遙光宗室庸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
恩加猶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于乘之尊閭隍爽闔
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
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京畿自古
巨豐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
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相
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
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光遣坦歷生從西門出戰

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奔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見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樹殺之劉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濂事渢亦謹詔斂葬遙光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兖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兖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開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湯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元元年除
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
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縣城公千五百戶未之鎮徙督豫
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
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
朱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
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
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
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
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王廢立有其例
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先武
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

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
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
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
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
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
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
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
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
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宋本作美無豈
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
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
朕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

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
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成
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
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
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
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
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
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
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
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
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

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卽位遷
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
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
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
明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
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
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
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
泣設祭于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
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
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

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暉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實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暉爲太常寶暉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昨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竝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

就出爲晉平太守至郡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旣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于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

不與令王儉欵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乎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旣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華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足下見荅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與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無不荅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

不見屈於澠池元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
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
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
貽離故薦貧者之贈平潁川人豫章王嶷爲荊州時平獻書令減
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荅尚書令王儉世雅不平又與儉書曰足下
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
紀啟隨王子隆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
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
止足矣吳興郡隱者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
昌元年卒官年五十謚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
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
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

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
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
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亦抗直著三吳決錄
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
夏王義恭迎至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
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
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
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
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宋本諱
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

至於名族不著亦自方策宋本號謚宋本宜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
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
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弔臣贊庸元吏或以勲
崇或由姓表故孔惲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
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負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
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
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禁欽遂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
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曰
朝堂寧虧於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
軌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撫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眾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儻之
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日可得視日不可言日不可言則知之

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眾儀曹郎任昉議據取證明之文備之
卽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
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
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
乃敬恭之深旨情與宋本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
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不安卽事則習
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
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
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
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
妃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
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

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從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謚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

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昶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昶曰大將軍有揖容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

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暉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此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

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北雜本作輕重卿下做此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軍景儁以事請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

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輔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
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
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
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一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
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
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
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
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
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
察卽啟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餽以納稅也當以風
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
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
生理外或禁逼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
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詣訴
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
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
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
幸災摧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
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
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誥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
彰徃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
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
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

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土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施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掩竊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旣嚴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溷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闕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殫盡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培土事在可北雍本多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泚元懿今啟敢陳管見世祖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兗二州事籤典諮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詒征西將軍儀
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
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
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
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
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
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勲
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
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基
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
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
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
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
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
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
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
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
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
公事不私覲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
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
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
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竝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
於鬪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

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
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
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
莊竝至給事中永明中救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
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
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
光祿大夫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領資上敕中
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祿足
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侵私邪吾欲
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卽位
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
謂城中曰聖上方脩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荅曰儉狃孔

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安

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

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欲北雍本作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

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

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天根孤地危

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

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

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

止慧曉貞亮新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竝台輔僧達答
 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
 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
 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
 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
 自試曰臣聞春庾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
 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
 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襪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慙而

融出廟號
氏唐國南

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違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食及明時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舍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宋本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竒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功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遺竄燭幽去來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豪秣有儲筋筆定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欵塞卑辭

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費况復願同文軌儻見欵遣思奉聲教方敢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宋本沮洳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為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眾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禱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轅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卽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眾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宋本天向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

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規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
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邾姓直勒渴侯台鼎則
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
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
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
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為帷牀馳射為猴根冠方帽則
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驟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宋本頹節其損讓
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蹶躄困而不能前已及夫
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
醜乳於冀俗聽韶雅如隴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
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悞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
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

必也且棘實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
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瀝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
藏之外籛於理有恆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
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啟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
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
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宋本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
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
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
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
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
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
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

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靈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
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漭拂塵蒙雲飾光價
拔足草廬躬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
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鈇駑樂陳涓蓋竊習戰陣攻守之
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
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
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鞞獻舞南辯傳歌荒熨
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懃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
於鳳山劍金城於西守而秦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
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
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日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
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及先邁式
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
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
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璿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
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
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
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山蘇本遊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
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
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五十之年又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
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

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令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慙慙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旂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

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聘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吳罷之晨優游盱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糧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卽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

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欵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竝有幹用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僉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諛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驟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謬但

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冠衣謂無覺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旣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卽因啟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僉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驟遠邇自循自省

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
寅赦恩輕重必宥白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
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
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
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
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
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
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
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
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

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選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

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
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悒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
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裒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塲圃奉筆菟園東泛宋本三江西浮七澤契
闕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
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末運波臣自蕩渤
澥方春旅翩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輦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
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侍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
渚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
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不當不見許高宗輔政

以朏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荅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竝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竝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爲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旣加此謂都自非疑朏又啟讓上優荅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

戴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靈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遺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朏欲以爲肺腑朏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荅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朏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啟誅朏曰謝朏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劾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官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旣著其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啟事如此朏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縱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讎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已功素

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
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
開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
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
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朏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朏妻常懷刀
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朏曰卿人地之美無
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朏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
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
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
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承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
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
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以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
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
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劉繪
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覲武陵太守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魏臨晉與兄
頌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慰先基矣史公家之小字也服未闕
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匭尸江中不聽飲藥柔與舊奴一人
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
宋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顯從叔司徒參外舅征西將軍蔡
如雲勳器之餘安成王征南參軍王僧虔書殿中郎出爲廣陵

論於茲而蓋經所以使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推曲加歸
倫序感悅未聞陵瀆者遂復短楮展成安勅朱紫詆朝政疑
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曄奏
以刑下獄初時年三十六脫初告王敬則敬則又為賊妻常懷刀
欲報州郡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略謂朕曰卿入地之美無
此雖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朕聞賊勳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
而死

聖主春蠶長阻斷

贊曰元氣歸於林巽秋來戰於復炎志氣高崇欲業以成
之並亞平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覲武陵太守彖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
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闕顓
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顓尸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
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
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祭外舅征西將軍蔡
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為廬陵內

袁彖字偉才

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遷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麓盛靈

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
 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州舉
 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為驃
 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
 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
 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為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
 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
 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三十
 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
 定郎王植撰定律章奏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節辭約旨通大綱事
 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
 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測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失政絳侯愴慨而興歎皇運華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
 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
 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
 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
 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
 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
 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
 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
 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遂防
 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
 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
 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

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
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
筆始就成立律文三十卷錄序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
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積細
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
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冤猶結於獄
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
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
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

徇情溺氣忍并生靈昏心狠之利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
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人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
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
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帝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
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爲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
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寃使處內局簡其身良以居
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郵
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
之相驅若絃枯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
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
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

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
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
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
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一塗而已一
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
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
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
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強賊豈足肆
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霆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
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擯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
競逐漢高橫威汾表著道長國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

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雷是兩京四主英濟中
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
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
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
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
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
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
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
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
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
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
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

歷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
載於斯昔歲蟻壤瘞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曰費
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
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
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
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
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
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
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
以奪其寇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
使神如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頽

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
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
旣慙懃臣之言和亦慙闕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
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
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
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
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
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
舉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

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勸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
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
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
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
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
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
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
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
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
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
書郎掌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
爲文章談義皆奏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

周顒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結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
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
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須
臾便成疑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彌衡何以過此
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
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
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
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
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
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
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
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合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

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
 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俊之亡朝議贈晉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
 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眾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
 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
 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閉語
 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
 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
 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北雍本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
 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竝為第一官至吏
 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
 御民之為紕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
 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音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
 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施
 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
 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
 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昔用矜府申枉理讞急不
 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
 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讐蓋由網密室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
 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古門為利孰遠故永明定
 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旨為令貴在必行而惡其
 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請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
名

至孫案志謝林幸無者進主以得謝賜以百金薛台以青令國皇
必非家不吏且臣文翰紛事燕聲察前朝用符以申孫聖熾意不
奉喜然少謝刺棘千金之我味與非斯中寧夫有非與本中只未
升海蘇至級精效既開之門去亦兩都口筆之類劉獲我之風張
亦出武美主曾其書其文章如我一金之主而景唱為太用與
女僕自謝謝與薛薛各以其本洽射之音猶將實錄之味衣與籍
將吳以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南齊書卷四十九

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王奐 從弟續

張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
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
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
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
復出為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
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
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
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

蘊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啟聞晏叩頭曰王
與脩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
守秩中二千石將事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
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
虜將軍臨川王顛顛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與一歲三遷上
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
邊民樂業有司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
兼日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蘓今復割撤
大府制置偏校崇崇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旣分
職司增廣衆勞務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
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祖卽位徵右僕射仍轉
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

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與無學術以
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
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
侍領軍將軍與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
謂與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歛爾也王
儉卒上用與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不能相推荅
上曰柳世降有重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與於釋氏實自尊至
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行北諸
戍士卒多縑縷送袴褶三千具令與分賦之十一年與輒殺寧蠻
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

與祖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與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負慮所啟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啟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槌蒼黻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與祖與與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與祖啟聞以啟呈與與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與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與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啟與不問與祖後執錄與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與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與意乃可與第三息彪隨與在州凡州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與祖又云與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

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與治箸與祖曰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黻陰下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曠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仗五百人收與救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與子彪素凶剽與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與曰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敕恐爲奸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與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

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與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彌殷獻皆伏誅詔曰逆賊王與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一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與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朕察與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殷獻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獻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獻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獻歛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與爲雍州啟獻爲府長史獻族父恒字昭慶與獻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重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又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病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與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

女竝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淮可恃不離絕奐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文景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選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

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救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屣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

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
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
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
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
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卽位以晉
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
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徐
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
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沖
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卽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
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虜陵王北中
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慮寇未已徙沖

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
二百餘日士庶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旣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
孜爲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
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
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
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爲
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
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
以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僧房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
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爲中書郎王融所薦父
恭穆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聞義師東下曰我
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
靡貳迹允嚴科張沖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為亡之事
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十紀覆此胄華張壘窮守死如亂
麻為悟既晚辯見方賒

漢書曰不取也魯山曰送二日示歸等以消規聖史君以聖
命以不為對謀今古謂諸人之情非非非非士大夫高山之聖衣
天恩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文以書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二百餘日士庶亦皆十八百寒山猶想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軍國其軍國其軍國其軍國其軍國其軍國其軍國其軍國其軍國

為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
位出為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
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為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
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為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為督郢
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
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
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詎
西師元嗣等徵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
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

南齊書卷五十九
六
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為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之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

南齊書卷五十

西漢書卷五十九
氏書前集

列傳第三十二

文二王

明七主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直中書隆啟曰周定維也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中晉南遷事移威施近郡名邦多有

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示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
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
明御寓禮舊爲是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
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
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
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荆州轉昭粲爲
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
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
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
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
都督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間
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
鎮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東昏卽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
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
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
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
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

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
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遷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卽位進
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
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
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
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澄分部軍衆乘八摑輿手
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
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
玄投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部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
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
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
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
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
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元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
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

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
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
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
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
以啟帝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
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
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
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
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改封寶寅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
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領琅邪城永元元年爲侍節都督南北徐
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

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

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一年謀

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楊

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

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

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

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

難曾不悟執柯所指附羣從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式隸軍以陳史以本魏京相對中洪軍派書溫中興二平端
不更其事丹懸兵其事收姑刺縣數事平出然林曾晉以四軍事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裴叔業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
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
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
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
軍主征討木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
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趨雍齊亂於漢世譙
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

西州也屬
氏南國南

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
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
嶮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
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
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
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
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
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
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
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
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
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尅之賊衆赴水死

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
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
援雍州叔業啟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化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
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
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加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
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
滄陽虜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
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
真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
率一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
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
獲其節虜又遣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下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偽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為直閣殿內驅使虜禍至棄母奔壽隍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檨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務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為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為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為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為荊州慧景留為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

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遷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毋罷州輒資獻

奉勳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啟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二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關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眾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專勢號令慧景俯首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勿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

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王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硯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殺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急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頭石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不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
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
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日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
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
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枋阻淮
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運詣城降慧景眾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盜殺數百人義
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
爲營壘及走眾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鱖魚
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
州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
王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
頗輕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于敬則首訴明帝曰
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
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
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
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
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
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
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
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
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
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
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子然之舜壘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

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織介之屈尚望陛下
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
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
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
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
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為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
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
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
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
誰不盡死愚鷙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
近得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

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
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
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
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
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
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
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
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
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眾臣夙興夜寐心不嘗須臾之間
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
軍臣行未本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違違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
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
而不爲陛下愴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
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
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
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
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
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
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
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令闕之旨
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
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
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
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
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
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
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
竝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
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寬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
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跡之客實可刺由又何况
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妄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
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
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

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
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可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
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令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
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
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
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
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
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
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
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

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
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
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
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
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
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
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
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
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
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
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
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南齊書五十一
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
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
啟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
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
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王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
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
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
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
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
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
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
其不能守豈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
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
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
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
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旣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
以築城者外示媿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
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
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
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
武敗財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在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鼙謹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舡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